

蘇俄與葡萄牙政局的關係

紀清寅

一 葡萄牙原有之政體與殖民地政策

葡萄牙是一個古老而又落後貧窮的歐洲國家，屬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十五個盟國之一，它不僅列席於公約組織理事會，且分享組織內部的祕密。它的政權起源於一九二五年經由軍人革命所建立。一九三三年公佈有憲法，雖屢經修改，但憲章內明文規定，葡萄牙為一單元整體之共和國（A Unitary Corporate Republic），其立國基礎建立於家庭的血緣關係，地方組織的地緣關係以及各種職業社團的經濟關係。憲法上並列舉其海外所屬之領土為葡國領土不可分割之一部份。

葡國政體，雖有總統、總理及議會，執政當局有國家聯合會（National Union）類似政黨的組織，但其政體既非總統制，亦不同於內閣制，更不是政黨的政治。

葡國總統任期七年，原由公民直接投票選舉，一九五九年修改憲法，改由選舉院（College of Electors）選舉。選舉院係由葡國議會及職社議會議員，市議會代表及海外省立法機構代表組織而成。

葡國總統雖為元首（Head of State），而負責實際行政責任者為總理（Head of the Government），總理對總統負責。總理下設總理府（Presidency of the Council），為葡國政府政治的神經中樞。

葡國總統雖非三軍總司令，但可主持最高國防會議，總統有召開國會特別會議，予以延長國會及解散國會之權，並在若干情形下，可賦予國會制憲權、總統公佈國會通過之法律，並可將已通過之法案咨請國會複議，如複議經過三分之二投票通過，法案仍得成立。

此外，有國務會議（The Council of State），係葡國總統之諮詢參議機構，由十五人組成；除總理、國會議長、職社會議長、最高法院院長及最高檢察官外，其餘十人為政界元老，由總統選任之。

葡國議會由國會（National Assembly）及職社會議（Corporate Chamber）兩者組成。國會有議員一三〇人，由葡國本土及海外省公民直接投票選舉；職社會議有議員一三五人，由各項經濟、文化、社會及地方自治職團代表組成。除全體會議外，尚設置有各項委員會。

葡國憲法雖未規定禁止政黨活動，但事實上，除類似執政黨之國家聯合會外，其他政黨均禁止活動。葡國共黨係於一九二一年成立，一九二六年以後經宣佈為非法政黨。但葡共悉數轉入地下活動，據估計當時有黨員約二萬餘名。

葡國是歐洲英、法、德帝國崛起前較早的帝國，它對海外殖民地之擴張，遠在一四九七年，葡國航海船隻已繞過南非洲之好望角到達東非。一四九八年葡人到達印度，一五〇〇年葡人又發現南美的巴西。從此時起，葡人便在東西非洲、印度洋各地及南美大陸，廣施殖民活動。當時，葡國勢力可以說是普及世界各國，尤在非洲擁有廣大的殖民地。其中除了非洲兩岸若干地區被後來殖民國所奪回，巴西亦於一八二二年自獲獨立，印度次大陸東西兩岸數處殖民地於一九六一年被印度強力收回外，其他各殖民屬地，迄今仍控制於葡萄牙的手中。

葡國是西歐工業最不發達的國家，全國以農業為主，它在歐洲本土，全部面積只不過三萬四千方英里，然而它在海外却擁有大於本土二十倍所控制的殖民地，面積多達八十萬平方英里。如此一個小的國家，竟能對偌大的海外屬地牢牢控制約達五百年之久，實乃是一件奇事。

一九六六年代開始後，非洲國家紛紛完成獨立目的，而葡萄牙仍能在此狂熱倡導獨立民族主義大浪潮下，絲毫不為所動，依然繼續堅持其殖民統治政策，更足以表現出它之不同與眾之執拗頑固的獨特性格。

葡國現有人口約九百餘萬，陸軍兵員約十八萬人；海軍一萬八千人，海軍有砲艦十一艘，海岸巡防艦六艘，潛艇四艘，另有一些快艇；空軍有二萬一千多人，在非洲使用之飛機均已陳舊，以F八四和F八六、F一〇四戰鬥機為主力，輕中型轟炸機則為P V二型及B二六及一部份西德製飛機。珍氏飛機年鑑上，葡萄牙部份，僅佔一頁中之五分之一面積，空軍實力由此可以想見。

葡萄牙在非洲的傘兵是屬於出色的兵種，傘兵以營為單位。此外，葡萄牙有五十萬後備軍和九千餘名國民警衛隊。

一九七二年葡國全年預算約為九億一千餘萬美元，軍費開支約五億美元，已超過全預算之一半。一九七三年軍費開支高達六億美元，佔全年預算十三億美元的百分之四十。

現時葡萄牙駐幾內亞（比索）部隊有二萬七千人，駐安哥拉有五萬五千人，駐莫三鼻克約六萬人。

二 葡屬殖民地之持久爭奪戰與政局的影響

葡萄牙是當前歐洲唯一在非洲擁有殖民地的國家，除幾處小島外，其在非洲殖民地現有幾內亞（比索）、安哥拉、莫三鼻克、綠角羣島、聖圖美與普林西比島、帝汶、澳門等地。前三者即幾內亞（比索）亦稱為葡屬幾內亞（Portuguese Guinea）、安哥拉（Angola）、莫三鼻克（Mozambique），總面積達二百餘萬平方公里，人口一千四百餘萬，當地資源豐富，為葡國獲利最大之所在地。

但在時代潮流激盪之下，殖民地人民亦竭力要求擺脫葡國之控制約束，爭取獨立。而葡國則認為其所控制之領土，並非同一一般所稱之殖民地，都是它的國土一部份，因而也就認為不應發生放棄與否的問題。早在一九五一年

蘇俄與葡萄牙政局的關係

葡國即已有過正式的立法程序，將海外各殖民地，改為葡國領土的「省」。一九六一年又通過一項法律，給予非洲各地的非洲土著以完全的公民權；一九六四年開始又完全取消了歐洲本土與各外「省」間的一切關稅，完成了經濟上的統一。

溯自一九六〇年代初期，非洲即掀起廣泛的民族獨立運動，十三年來，當地人民在毛匪、蘇俄不斷以經濟武器援助與其他非洲國家鼓動之下，開始採取武裝叛亂行動，對抗葡國的殖民政策，恐怖暗殺行動時有所聞。而葡國為保全其殖民地，亦勢必付出相當代價，若干年來動用了十六萬部隊，其中人員的犧牲約數千名之多，用費高達數十億美元，每年消耗軍費佔全國預算百分之三十五至百分之四十，不但勞民傷財，尚受到國際社會的指責與制裁。此次阿拉伯國家石油禁運，即曾明列葡萄牙為其制裁對象之一。

而葡國人民，尤其一般軍人，也多不贊同此種對付殖民地的長期軍事行動。一九七三年中，葡國在莫三鼻克以五萬軍隊對付約七千人的游擊隊，在安哥拉以五萬對付約五千游擊隊，在幾內亞（比索）則以四萬對付一萬人的游擊隊。緣各該游擊隊擁有俄製一二二厘米厘火箭筒及由北越轉來之大批剩餘武器，勢力極為頑強。

上年（一九七四年）四月廿五日發動政變的主角史皮諾拉將軍（Gen. Antonio de Spínola），前此於一九六四年曾出任葡屬幾內亞總督，有過建設性的革新措施。此人驍勇善戰，精明強幹，深受葡國當局重視。於一九七四年初奉命出任三軍副參謀總長，一時名聲大噪。二月間史氏出版了一本名為「葡萄牙和它的前途」（Portugal and the Future）一書，明白指出，欲在非洲取得軍事上的勝利是不可能的事，並竭誠批評本國的殖民地政策之不當。

史皮諾拉在他的著作中，並未主張放棄非洲各屬地，祇認為如果對殖民地戰爭無限期的延續下去，將使葡國在各地的軍事行動愈陷愈深，軍費開支愈來愈大，師老無功，却沒有徹底救平這種民族叛亂的任何希望。長此以往，不僅葡國在財力、人力上均無法維持下去，而且也將使其立國根本發生動搖。

尤以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在莫三鼻克所發生的大屠殺案，一旦揭發公諸於世，更嚴重傷害了葡國的國譽，甚至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也受到了不

利的影響。換而言之，就過去以往十三年來血的事實，證明葡萄牙這樣一個小國，實在並無具有進行長期消耗應付殖民戰爭的條件。況且終將失去非洲，一如一九六一年失去印度果阿（Goa）的先例，結果得不償失。

史氏對這一事實的瞭解與體認極為深刻，故而坦誠建議政府改變為循序漸進政策，以籠絡手段，拉住非洲各屬地，由自治程序，再通過公民投票，使各地區與葡國組成一個聯邦，在聯邦中葡國是與各地平等的一個實體，雖此一建議在時間上固已過遲，然尚不失為明智之舉。史氏遂著作成書，第一版五萬冊上市後一售而罄，在不斷再版的狂熱中，便可看出史氏的觀點，正是葡國大多數人民的心聲。

葡國當局則認為史氏言論荒謬，聳人聽聞，大為不滿，於是下令免除准許該書出版之三軍參謀總長葛梅斯（Francisco Da Costa Gomes）及史皮諾拉副參謀總長之職位，同時又將國防部若干高級將領互調轄區，豈料由此星星之火，竟成燎原之勢，終於導致四月廿五日一次不流血的政變。由史皮諾拉為首率領一批青年軍官，推翻了陶瑪斯（Americo Thomas）總統與掌握實權的總理蓋丹諾（Marcello Caetano），也可說是推翻了一九三二年薩拉沙爾（Antonie de Oliveira Salazar）四十年來，名義上葡國是民主立憲的國家，而實際上是獨裁專制統治的政權，而今成立了民主自由的政府，也是葡國政體一大轉變。

葡國政變後，成立七人軍事執政國的臨時政府，並推選史皮諾拉為領袖，旋發表四點政變原因的聲明：

(一) 葡萄牙在海外殖民地作戰十三年，毫無成就，愈戰愈亂，證明現政府無法制定與行使葡萄牙各地及各種種族人民和平相處之政策。

(二) 葡萄牙人民之政治職責，長期遭受剝削，人民成爲有義務而無權利之工具。

(三) 葡萄牙各級政府頹預無能，貪贓枉法，應予推翻。

(四) 葡萄牙三軍保國衛民，負有神聖責任，不能不採取行動，確保國家及人民之權利。

此外，又宣佈新政府今後之行動方針：

(一) 推行「民族自救」之一切有關措施，恢復人民之權利及義務，目前由軍委會暫時掌管政權，執行各項改革大計，詳細施行方針，隨後當予公佈。

(二) 在最近期內實行全國大選，選出憲法議會，負起決定國家社會及政治制度之責任。

(三) 七人軍事委員會誓必負起維護國家法治及人民權利之全部責任。

嗣於同年五月十六日史氏就任革命後的總統，保守派律師出身的卡洛斯（Adeino de Palma Carlos）出任總理，並特別宣佈葡國仍保持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會員身份，當時多數外交官更預期葡國外交政策不致有所變動。

革命各種政黨亦如雨後春筍，紛紛出現，竟達數十個之多，其中最大者爲：「大眾黨」，「人民民主黨」，「社會主義黨」，「葡萄牙社會主義黨」，「中央社會民主黨」，「葡萄牙共產黨」。尤以葡國共產黨組織在國外流亡多年，亦極爲蘇俄信任之總書記孔哈爾（Alvaro Cunhal）公然出現，任內閣不管部部长。

新聯合內閣旋由共產黨、社會黨、大眾黨三者組成，任何大小事件均須事先徵得三黨人士同意後，始作決定，而內閣與總統之間則須保持距離，因而對國內種種問題，殊難易於協調解決。

同年六月間葡國與蘇俄建立過去從未有的外交關係，並同時宣佈同意亦將與羅馬尼亞建交，與南斯拉夫恢復外交關係。

史皮諾拉爲擴大其個人的權勢與聲望，於一九七四年七月間由總理卡洛斯向國務會議要求賦予史氏更大的權力，並希望從速選舉總統，不幸失敗。卡洛斯當即辭職，繼而國防、內政、經濟合作等部長亦相繼辭去現職。史氏正待重組新閣，不意反被左派勢力提出一位四月革命中的重要人物——馬克斯主義份子岡卡爾維斯（Col. Vasco Gonçalves）出任總理，爲葡國赤化之先聲。

此外，葡國軍官中尙分兩大派系：一爲溫和派，一爲激進派。溫和派主張使用選舉方式，使葡國走上民主政治的途徑，而激進派則竭力主張以革命手段改革國家。史皮諾拉過去獲得前一派的支持，在推翻蓋丹諾專政體制之後，便被選出掌政權，使葡國暫時實行軍事統治，並經決定於五月間進行全民普選，產生新的政府與新的憲法。

奈以兩派軍人意見相左，各走極端，形成僵局。尤以共產份子與武裝部隊運動下的一個左傾而激進的所謂秘密組織之「十二人協調委員會」把持權柄，聲勢甚張猖獗，在岡卡爾維斯總理領導下，暗中積極鼓動勞工羣衆誣毀

史皮諾拉主持之革命委員會，多方責難，進而公然迫使就任僅及五個月的史皮諾拉放棄總統職位。

上年九月廿九日，在激進份子的共黨利用各種力量阻撓一切政治活動，史氏終於向左傾派系壓力低頭屈服，並下令禁止支持右派「沉默大多數」進行一次類似示威集會的運動。葡國執政的「武裝部隊運動」於是日宣佈：「上項運動是右派人士企圖推翻軍事執政團，恢復五個月前垮台的獨裁政治陰謀」，繼而說明：「它已箝制了右派份子的行動，逮捕了二百三十八人，其中包括有蓋丹諾內閣閣員，即前國防部長及前外交部長二人，另有十五名軍官，軍官中一名係前莫三鼻克葡萄牙駐軍指揮官阿雷略（Kautza de Arriaga），此外尚有七十多名右翼領導份子同時被捕。

右翼政變企圖遂胎死腹中，此舉固然避免了一度瀕於內戰的邊緣，但葡共則於同日發表一項聲明說：「原計劃於九月廿八日舉行的反革命示威，在武力與武裝部隊運動新而燦爛的勝利下，終告結束」。

葡國臨時政府亦提出警告說，這次示威可能會引起流血事件並導致內戰，繼而史皮諾拉亦表示，國內正趨向於「假民主」的政策，他沒有力量來阻止刻正陷於混亂和無政府的狀態，遂於九月三十日辭去總統職位。

旋由原任葡國參謀總長葛梅斯將軍（Gen. Francisco do Costa Gomes）獲得激進派的支持繼任總統，馬克斯主義份子岡卡爾維斯仍留任總理，一批左傾青年軍官組成新的革命委員會負責政務。

葡國古老的獨裁專制政權固被推翻，如今竟又出現共黨左派強大的政治勢力。葡國之軍隊，勞工聯盟以及新聞事業，甚至一般學校與公共行政，正悉數受到共黨的影響與控制。

三 葡萄牙右派抗共的挫敗與蘇俄赤化的關聯

史皮諾拉新政府內部發生衝突，起源於一九七四年四月三十日，史氏與左派領袖們舉行一次會議時，史氏說明原先擬定一項對安哥拉、莫三鼻克以及葡屬幾內亞爭取民心的政策，目的是要成立一個聯邦或國協，繼續將該三

個地區和人民置於葡萄牙國旗之下，賦予較大的自治權，使非洲人民在原地享有完全平等地位並使之參與地方政治。俟該等地區人口發展到足以進行一次有意義的公民投票時，再允許其實行自決，這將需要經過一段時間。但左派人士則堅持要求立即與非洲游擊隊停火，並與非洲解放組織進行談判，作為對其承諾初步獨立的行動，未為史氏接受。

迄至九月十日史皮諾拉就幾內亞（比索）在蘇俄竭力支援下，正式獲允獨立，發表廣播時，曾對「沉默的大眾」提出警告說：「要防止專制主義，並且要在已於四月間受挫的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作一客觀的比較」，「我們不能同意在自由的掩飾下，建立獨裁制度，如果沉默的大眾不醒來而保護它的自由，四月廿五日將是徒勞無功」。此點足以證明史氏已深切瞭解當時國內左派勢力之日益強大。而這一廣播詞也是使史氏垮台的開端。

臨時政府內之極端份子，將它看成是一項權威式的挑戰，而溫和份子與保守份子則認為它是在要求展示力量。其後發生一次保守派預定於九月廿八日表示支持史氏的羣衆大會，正類似的政變，左派份子却使史氏先下令禁止大會之舉行，繼而被迫放棄總統職位，在刺刀尖下幸未喪生。

史皮諾拉下台後，雖然失去了極端份子的信任，但在國內仍然受到廣大羣衆與部份三軍將士的支持。史氏為顧及葡國爾後為左派勢力長期把持權柄計，仍以溫和派領袖姿態經常出現，並一再計劃推翻現有之革命軍委會及極左派的軍區司令卡瓦豪（Gen. Otelo de Carvalho）。

史皮諾拉於本年三月十二日與一批空軍軍官發動政變，意圖奪回政權，制止共黨有意擬在復活節大事屠殺右派之陰謀計劃。奈以政變的人數不夠充足，後繼無力，大規模行動未實施前，即被繳械流產。史氏旋攜內眷及十五名軍官乘飛機飛往巴西。

此一政變失敗後，新的軍委會宣佈成立一個「軍人會議」，負責國家最高責任，並宣佈銀行國家化與內閣總辭，成立新內閣，容納更多的共黨人士入閣。並發表聲明：「反革命的軍事叛變，肇因於上年四月廿五日革命成功後，國家的安全工作做得不夠。過份自滿自足，也給予反動的陰謀家有可乘之機」。陰謀家顯然是指史皮諾拉將軍領導的右派勢力。

「武裝部隊運動」執政後，自與蘇俄關係密切，而蘇俄亦正積極希望在葡萄牙建立軍事基地，這對西方國家顯然不利。

經過此次政變，葡國當前左派政權亦勢必乘機進一步抓緊權力，以實行社會主義，加強控制人民的行動。

據說，內閣改組可能要削弱社會黨及自由人民族主義的力量，而增強第三個聯合政黨——共黨的權威，並可能將若干「外圍黨派」宣佈為非法團體。

另據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五日美聯社紐約消息：「雖然新的葡萄牙內閣仍將包括幾個溫和份子，但左派將擁有遠為強有力的地位。從軍方之決定不遵照史皮諾拉所要求提前選舉總統一事，獲益最大的是共產黨」，「自從政變以來，共黨已毫不放鬆地向前推進。它已在葡萄牙各地建立有四十個共黨組織，並控制了葡萄牙勞工運動的高級職位。共黨的財務需要完全是由來自莫斯科給予的三千五百萬美元的贈款抵充」。

此外，據巴黎「費加羅報」於上年十月二日報導，葡國一名金融家張伯林對記者指稱：「葡國在一項專權式的接收，可能會在莫斯科指使下出現」，「莫斯科已認為現時已是將葡萄牙變為它的殖民地的大好時機。這樣做，蘇俄將可在西班牙半島的大西洋海岸獲得立足據點」。

本年三月十六日美聯社報導：「葡萄牙政府正研究蘇俄緊急要求在葡國馬德拉斯島給予蘇俄商用船隊加添燃料的方便（按馬德拉斯島位於大西洋中，在葡國以西約六百五十哩處），尤着力於尋求在福摩沙海灣附近島上設置燃料儲存庫。據傳如果蘇俄獲准使用葡萄牙港口設施，將意味裝有精密監視設備的蘇俄拖網漁船，在北約組織設於伊比利亞（Iberian Sea）大西洋海軍指揮部附近擁有一處基地。該指揮部負有保衛直布羅陀海峽入口地區安全的重責，直布羅陀海峽是通往中東的門戶。

葡國上年間官方尚予否認蘇俄對基地之要求，而最近却聲明該項報導屬實，承認蘇俄提出上項的緊急請求。如此更足以證明葡國政府有意轉向社會主義和實行蘇俄及其他共黨國家所採用的社會主義體制。

但據最近消息報導，葡萄牙的共產黨只是受到全國大約百分之十的選民支持。葡國所有銀行及保險公司已被執政共黨派收歸國有，並將唯一的一個勞工組織加在葡萄牙全國勞工的身上。此外復將在內閣中佔重要位置的兩個溫和派人士，換成兩位馬克斯主義的同情者。

此外，根據另一項最近消息報導，葡國本年四月廿五日選舉的結果，溫

和派的左派政黨，贏得了自去年四月革命以來對共黨壓倒性的勝利。由社會主義者所領導的三個溫和派政黨獲得了百分之七十的選票，而一直是主要勢力的共黨陣線，僅獲得了百分之十三的選票。前者可得一百二十五席國會席位，而後者僅得二十三席位。

西方外交方面認為這次議員選舉的結果，乃是促使軍政府極端左傾政策軟化的一個契機，預料共黨的挫敗將降低它的影響力，但降低多少及以何種方式降低，則尚不能確定。

這次選舉，係選出一個制憲的國民議會，這一議會並無立法權，而且在事先已承諾，保證將制訂一個能為軍事執政當局所接受的憲法。雖然如此，大多認為，這股中間偏左勢力，乃是對葡萄牙軍政府的一股抑制力量。

在葡萄牙所屬亞速爾羣島上之右派軍隊，目前正努力謀求脫離里斯本的左派控制的新政府，爭取獨立。此點對羣島上龐大之美國空軍基地未來的處境，將有重大的影響。亞速爾羣島在一九七三年以、阿戰爭時，是葡國允許美國運送補給品前往以色列的一個加油站，右派人士希望繼續維持其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及美國的關係。此點亦足以證明葡國內部右翼人士，並不全然滿意於左派之獨占霸權，而聽任擺佈於無形。

前此，據美方人士指稱，葡國於上年八月間曾收到阿拉伯國家一項建議，表示願提供四億美元，促使葡國拒絕延續美在亞速爾羣島空軍基地的租借權，以解除油禁作為交換條件。目的在使美國爾後不致再行利用該一羣島之空軍基地轉運支援以色列之武器。

葡國未來之政局發展，正宜為美歐以及亞洲明智人士提高警惕，以免死狐悲之心情，竭力謀求挽救之道，早日消弭赤禍於未來，否則赤焰之燎原，誠可悲耳。

結論

上年四月廿五日葡萄牙政變起源於三軍副參謀總長史皮諾拉將軍，根據其個人過去駐節幾內亞（比索）總督多年任內的經驗，坦誠建議政府改變十數年來難以救平之游擊組織叛亂的殖民政策，以期緩和目前響徹雲霄的民族主義獨立運動，大有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固不失為明智之舉。但不懂未被

當局採納，反遭罷黜，憤懣之下，遂藉助於一批多屬於左傾少壯軍官發動政變，在短短時間內便推翻了葡國幾近半個世紀的獨裁專制政體。然而却未能在新的開明與號稱民主的作風下，使政局臻於安定，前門驅虎，後門引狼，竟然暗潮低迷，爭端迭起。

縱然半年期間內，固然停止了殖民地的鬥爭，且策劃以循序漸進辦法先後賦予非洲幾內亞（比索）、安哥拉、莫三鼻克三大殖民地地區的獨立自主。奈以左右兩派在國際共黨唆使下，相互不斷衝擊，僵持不下，終至分裂，形勢演變到高潮時，整個政權竟然急轉，完全落於激進的左派手中。史皮諾拉以全國陷於無政府狀態，難以繼續執行職務，不得不大權轉移，放棄其就任甫及五個月的總統職位。葡國之民主體制，誠如曇花一現，便告壽終。正如一位法國外交官所說：「姑無論在葡萄牙發生何種事件，將使希臘、義大利、西班牙三國受到重大影響，甚至法國也將不能倖免」。

葡國之遭受赤化，內在措施固有頗多失當之處，而外在因素使然關聯亦至大焉。

葡國原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盟國之一，而蘇俄在該一組織建立後，即不斷陰謀滲透、破壞、顛覆。過去該一組織，在美國積極領導之下，成為自由世界防止赤魔勢力擴大入侵的堅強的堡壘，尤以地中海北岸，西自葡國，東達土耳其形成一道極為鞏固的圍牆，而盟約國尚能團結一致，嚴密防守，合作無間，使赤魔之鬼蜮伎倆無從得逞，西歐以至亞洲十餘年來也獲得安全上的保障。

自從美國前總統尼克森異想天開，為實現其幻想，拋棄過去捍衛自由的決心與魄力，竟然倡導以「談判代替對抗」之「和解」政策，圖謀與共黨國家交相往來，以敦睦邦交，化敵為友，而今福特總統亦大有循規曹隨之勢。一般看來似乎一筆勾消過去多年雙方暗中滋生激烈冷戰之怨尤，融解冰炭不相容的敵對態勢。殊不知此一「和解」措施乃自毀陣營，而匪蘇却乘勢力導，表面上口口聲聲以「不同制度國家和平共存原則」口號來逐步鬆弛西方自由世界心理上的防備。但私地裏却積極發展日新月異的新式武器，大展現其分化滲透顛覆之一貫陰謀詭計。

而自由世界，尤以過去號稱自由世界領導者的美國，從未醒覺，認為從此致力於裁軍，限制核武器的競賽，能與共黨國家和平共處，天下太平而沾

蘇俄與葡萄牙政局的關係

沾自喜、自傲、自驕、自我陶醉，殊不知其早已墜入赤魔埋伏的陷阱；諸如美歐間經常發生齟齬隔閡，且不斷相互猜忌。繼而着手撤離亞洲，越戰烽火，坐視越共狂飈南侵無已；中東和談終於失敗，塞島危機事件，使土希高唱反美論調，相繼退出北約組織，迫使美國撤退其為北約防禦使用之海空軍基地，進而如目前希臘、義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以至荷蘭左派勢力日趨增強，各該國內部呈現一片紊亂現象，終必為赤魔所吞併。顯然處處為國際共黨暗中操縱，不無有密切關聯，也是蘇俄詭計運用的成果。不免實現當年艾森豪總統之骨牌（Domino theory）理論，正如所謂「一着棋錯全盤輸」。

以上種種事實，足以證明美國之「和解」政策，不僅一再遭受蘇俄的愚弄，旨在削弱世人對美國作為全球穩定力量的信心，難以抵擋蘇俄陰謀力量的滲透，且足以使自由世界包括北約組織在內的陣營逐漸走上離心離德，土崩瓦解的途徑。

葡國在歐洲向以貧窮著名，政變後經濟情況益形惡劣，無疑已成為共產主義滋生蔓延的良好溫床。據報導，莫斯科過去曾以三千五百萬美元資助葡共之地下與公開活動。

最近葡蘇雙方接觸頻繁，在經濟與商業方面雙方將又有進一步的密切合作，蘇方並承諾供予葡共政權大量援助。此一趨勢如若長此繼續發展，葡國勢將成為西歐第一個出現共黨政權的國家。

葡國目前左派勢力，雖表面上表示決心實現民主程序，尊重對外承諾，包括北約組織在內，無非是共黨一貫之統戰作風。而共黨勢力容許不斷膨脹增強，漸次達到國際共黨蠶食鯨吞，以至赤化全世界的最後目的。而今不論歐洲、美洲、亞洲以及自由世界，整個人類均將遭受到無情赤化浩劫的噩運，其未來趨勢之嚴重，歐、美、亞各方面對今後局勢的發展目前正也受到嚴重的考驗。

呂律著

蘇俄經濟研究 實售新台幣二百元

國際關係研究所出版